

20

8° P.or. 544
(20

W/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詞曰

人生南北如歧路。大是世事悠悠等風絮。大是造化弄人無定據。是。是。是。是。是。是。來覆去。古往今來也。倒橫直豎。上天入地也。眼見都如許。嘆盡一篇招覓賦。○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唉。唉。唉。唉。唉。唉。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右調青玉案。

話說西門慶姦耍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處。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荆綱制娘子張國慶娘子秀麗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娘。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



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過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爲子虛一引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須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坐。

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騎子去了。李大舅

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錘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同李
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並虛
爲下文、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
反觀、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
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口何
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金寶便出、并呂賽兒、好歹叫了
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初月
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
歡、坐到那咱晚、纏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
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儕糧運去也、又說
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嬪兒我
因云嬪兒後身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

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玉姐四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又奪寫月娘利瓶兒之財，直至此處，猶用隱筆寫其深心。月娘真可恨，故如此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喫喝。貪嘴和他罵嚷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映簪折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

夢裏走來前邊書房中坐，只見玉簫問如意見，擴

雙子你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處。

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鎖頭簪兒、四個耳環。
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玉簫明見主了，使他輸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必用玉簫可想此處益爲玉簫一總也。玉簫吹噓薰蓮吹散金蓮。花事已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土。固應與三友同作斷腸声也。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就拏回空甌子。見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蒸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遇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藤比

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并用鹿
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此不足以送死又一件是兩面
口的鴛央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覩
覩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錦托兒褪於袖
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
尚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
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
是恁沒精神將待死西門在月娘眼中一照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
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
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
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

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
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主燈市舖
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鬟整理
這西門慶一面吩咐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
獅子街燈市裡來一部炎涼書屢次寫燈蓋以燈之熱無
多時且盡屬虛花以比其炎熱不久也
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絲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羅騎爭馳鬪錦廻

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燒的
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招妻一丈
青又早起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

見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嗄飯菜蔬，舖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窓外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貴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頭。西門慶道：送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得吃，做事沒人脚處。西門慶

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裡想他倒是見爹這一風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

怕另有個心上人見了

一語入賁四娘是醋味各行中皆有

西門慶笑道

那里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

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

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

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見只請

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見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

還有一席酒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去莫已到跟前又

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爲下文上無受

辱作引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

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攬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堯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
眼直直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樂耶樂、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
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
次日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

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

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走去、傷心語、蓋明點瓶兒
作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當時來我這裏和我
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
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總陪你二舅、又吃了
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
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
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
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
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
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梵僧藥去點明梵僧那婦
人用手摶弄、弄得那話登時奢稜露腦、橫筋皆見色若紫

肝 數句與始服
藥時一照

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接

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挿進托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

酒咂舌頭頑笑與初會時一對吃至掌燈馮媽七又做了些葷菜

豬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

下去兩個就在裡間暖炕上撩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

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一

面將紙門閂上澡牝乾淨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裏與西門

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羞

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寫盡貪痴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

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搣砌了約二三百隻

躊躇的屁股連声响喚婦人用手在下揉着逃心手自調

日想口中叫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
白綾小襖坐上一隻枕頭令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脚帶
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獲炕柱兒上與葡萄架遙對非泛然也賣了
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
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
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覩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
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声顫語都叫將出來
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攏進去婦人陰中
麻癢不能當與金蓮品玉文字又一對總是兩六兒一般技量方可死西門也急令深入
洞想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搘其牝口又
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竭之吐

又與葡萄

燈影裏見他兩隻白生七腿兒蹠在兩邊吊籃

架作對

同高的

又與葡萄
架遙對

一往一來一衝一撞腿興不可遏

置口也

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修

松柏兒冬夏長青更好

映賁四娘
却是後文

休要日遠日疎頑要屢

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就是

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怎在外邊做買賣

錢他不會養老婆的他肯挂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

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夢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跟

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好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娶不

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

歸燕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揀與達達罷無有個不依

故作滿語以 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
纏喪命也

頓飯時、方纔精浪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摟在被窩內並
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
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
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縱然
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舖子
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
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
天氣、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寂、問巷內犬吠
聲、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
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

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漫天、虛武大皆來矣

鞭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毛、安穩、兩個用力
一勒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
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
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

濱冷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
聽見來了、連忙一畧碌扒起來所爲鐘馗、向前替他接去

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着
他的肩膀上、摟在懷裏、口中、喃喃的說道、小淫婦兒、

歇下那西門慶，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七用手，腰裏摸出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二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未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往用手，只顧捏弄，扒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妙景，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已擺佈你！達今日懶待動，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亥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先，还想

十三丸，恐怕力不效，于不合萬不合，擎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

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吃藥物一船也

那消一盞熟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所以做白綾帶爲此，更喪命用也

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孔

中，只顧揉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翕然渾身酥麻，暢

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妙景可憇，好看那話沒

箋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滯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

西門慶繇着他掇弄，只是不理。又寫婦人情不能當以舌

西門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右左悶擦。

人字寫盡所爲翻來，麈柄盡沒至根止，刺二卯在外，用手

擗着妙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此時三鼓。凡五換。婦人一連丢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脹的。猶如炭火一般。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恨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然則婦人固造化也。令婦人用口忙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婦人又造化也。那晉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箇中相似。任用口接。瞞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还是精液。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箇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士精盡。繼之以血。七盡出其今氣而已。比武大何如。看其翡翠軒窗。苟架諸株。亦須看此等樣子。良久方止。

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日森七然莫知所以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聽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二句及日嗜慾深者其生又二句機淺道盡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醉似酥 腰間使劤斬惡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双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好色者惜怕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小走陽風急這事連

看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參吃那秋
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令
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
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
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冤飛天外魄散九霄
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
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
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
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不是卿與春梅
殺人而埋之日非我誰其埋之也一笑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
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纏來語心虛月娘

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教了
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碗兒，懶得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得動。」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嵒、何大人衆官客吃酒。寫不知死人如画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些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蓮日着辛苦勞碌了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些來。前鏡臺春色湧泉之橘只消用盞受得此一口，你痴人須想春梅扶着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痴人如画春梅扶着

到正對花園角門首，覽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

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媳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金蓮說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此所爲殺人不見血李知縣因云尾傷病物蹤五皆全無者也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

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妙是虛心教我擎茶當酒與他吃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這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

絲毫事兒活是金蓮比對武二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

說大郎病症何如

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

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

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箇

凶恨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獵子街和二舅賣四吃

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此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何尤，妙活是玳安此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何尤，

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

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

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

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声就來

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益寫入之金蓮不得不飛舞也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

悔來正是免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

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城打這件事。說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說昧心譖語，又道姐姐豈少也哉？欺父欺君，當同此類也。可恨可恨！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十戶家吃酒，他爹爺是那咱時分纏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口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處廉耻？金蓮一味推人遂忘恩，董月娘。

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浪擇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

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

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跳方是活金蓮方可殺人

像韓

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

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

鬼月娘道王二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

在他家使喚來點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不快金蓮處七有成心處那金蓮不聽

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都紅了用筆刻甚便罵道汙邪

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口強辭窮爲後文識破奸情一引

還是我娘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

在俺娘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妻子就說我在他

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

積恨

一提

便起

文字

直是

生龍

活虎

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後語是撒潑那金蓮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声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娘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尚甚麼還不回那王人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箇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

比奢積露腦何如比一體如注文何如

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小便處發出紅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比奢積露腦何如比一體如注文何如外邊掛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擎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了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已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

在末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

正醫打聽得知走來

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伯爵声喏道：「前日打賤，
不知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
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如今
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
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
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
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
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
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就上，
接來說你使他叫醫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說了一

跳西門一息尚存，伯爵猶一絲不走，滿身滿口奉承也。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

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腿去了。伯爵道可知
夫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可
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
夫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
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責
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
是補其陰虛方終好得此句出任醫之口尚是人醫不是獸醫也說畢作辭起
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暉
上火可清丁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種病
水難生也。泄如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轉盤

溺尿甚難

泄如注何如

宋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

怎樣

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
 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
 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面。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攏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爲玉簫一絲葢至
開調亦不西明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拿粥能成声也。此玉簫声咽郎陽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

見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見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此時衆人俱不以西門死爲意也吳月娘恐影響。

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同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咐你對你大姐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

醫看的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門死處一總

所以云

乃武大討利錢者

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一筆使瓶兒與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見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漏血之疾。胡說也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乃武大討利錢者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

計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晝夜不倒。

比竟

何如潘金蓮晚夕不啻好歹，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掇弄

死而復甦者數次。

明荷春泉之惠

多多矣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

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

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驛三

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佳花園只用此四字一點不堪之

甚。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于是月娘替他穿上

綏衣，和金蓮肩搭搊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

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

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于後邊臥房看

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閑着

費好些。」西門慶告辭，心裏倒下了。只是下邊

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
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
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

安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
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過處
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
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卽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
劉橋齋來看了脈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

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
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雞兒
藥是興陽處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

慶益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見不對、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雞兒、頓燭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哥兒、你老人家不喫、恁偌大身量、一空子金出也似、靠着你、却怎麽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用的有柱減些兒、不然、越發淘氣的身子子太虛了、

燭燭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涼粉。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前、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曾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寫月兒與衆人不比、同是新得寵者。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劄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盤鮮血、龜頭上又

產出瘡瘍來流黃水不止。或者有粉紅膏在內西門慶不覺昏迷。這云月娘家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入澄跳神。曉月一面又役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裏，請他來看。因他原在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灾，骨瘦形衰之病。竟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爲熟字結煞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改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這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體慄七，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胗了脈息，說：

活療文以此吾有詩人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恋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燈盡油乾賈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虛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指指尋紋打卦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多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午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

二句妙絕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難保財福何用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
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莫移
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
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
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
五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
一筆將一部金蓮到與妓者一樣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
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他跟前立上門他討債是韓家

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

心中捨他
出不極容也

的清眼落淚說道我的娘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與分香賣鏡
一樣痴景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是撒發後心事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易景言下已深恨矣是不能容金蓮情又照瓶兒死時嘱人光景曾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凡何時受囑者亦屬人矣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齊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可

痴人同
声一哭

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統待他罷說畢

可

撒脫一事。作者曲曲寫出。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落下珠。蓋爲後死金蓮之媒也。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絕無一言。其恨可知。蓋西門慶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見靠婿。反刺後文寫盡生死苦衷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如此回首茫然。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上墳。墳敬濟自失如此。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
如此嘴敬濟又如此。又分付我死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奪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隻交一宗休。要開了結段子舖貲四絨線舖。本銀六千五兩。結袖絨舖吳二舅納絨舖是五千兩。五千兩李三計了批來也不消做。

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二黃四身上還欠五

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弄連利六百討來發送我你我

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印子舖中用銀二萬

兩結印子舖二萬兩生藥舖五千兩結生藥舖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

船上四千兩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

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已弄定道國之拐

此處見西門老好

與敬濟不經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兩華主簿少事者不同

我五十兩五十兩門外徐四舖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

三百四十兩兩以上共計八門七千七百四十兩然則西門氏之富亦不過十萬餘耳遂造如此之孽吁可畏哉都

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

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豈知顧攬不過娘兒們來

可嘆說畢哽咽的哭了

奸雄末路同

此一付眼淚

陳敬濟道爹爹

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賈四雀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吩咐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是餘熱。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在場中見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注定三十三歲而去。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注定三十三歲而去。老陽之數。剝已盡。一化孝哥。幸而碩菓猶存。亦見天命。民懿不以惡人而滅絕也。誰謂作稗官者不知易也哉。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一又是陽數合三十二又見陽明典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五更時分。相火燒身。發出風來。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午。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貲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

崇嘗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

錢者臨了沒棺材。

此數語與醉飽行房一律相對，彼是結色。

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八佳人一絕文目與舞裙歌扇。

一絕前後板排又是一般章法，共成參差錯伍之致。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

一句點醒多少愚人。

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

寶叫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陳就害

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

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牀上，慌的

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
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
娘去玉樓寔終始諸人。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

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

昏沉房內無人緒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緒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內總沒氣

來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身也合家大小放声號哭

月娘燒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婆

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與我多少

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此不得當時有官

老爹在此一句冷字起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一頭傷心煞人

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

見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王

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

走就不說鎖七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

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

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

防範起人來了玉樓已去志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

同
是不
是死
鬼死
喪
葬
家入
家
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

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蓋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亦非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事

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費四管孝帳來興管厨。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一樣諸人辦事，只覓敘蔡老娘來洗得冷淡之甚，真是史筆。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綢緝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跷古怪事，不說衆人理亂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做夢反知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

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二字有
補足此時無子則奈何。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天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休還不大十分歷練。一結賓从
敬濟底釋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見有他娘在。又見大舅底裡人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哩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口。生沒勇不長一隻。娘舅比不得那人，你老人家就口。

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覆土三十日出殯
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殯將西門慶
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
畧將軍西門公之柩艸艸叙來一事不
少却冷落之甚那日何千戶來吊
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
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
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
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
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卽行追治古道
門素日放帳一映爲西又伏下文春鴻也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聞缺申報
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至

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畧

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置

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

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卽差快

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春鴻書中一封，一謫人書，故人書，一謫人書。

人眼淚盈把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

景福一至於此，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

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

起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無事

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

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終出來就是了。

曲盡人情却也

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因裏舍糊應諾到家
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而喪者不計其數這
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
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
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
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
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直照向員外徑在
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那
個知恩的財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樣
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是大舅老作用人情如此李智黃風
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回大舅分

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追這

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倣分上這些事兒莫遣

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這

人情又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

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曾手

獨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責

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你怎

怎抵鬪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星

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

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攢出來咱找張二官那裏去

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

桌一者祭奠大官人。有父兄送銀子與他，另立一縷。

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可

省了人情，有個始終。萬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

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

吳太舅家，如此這般討此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裏

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鬼。

見銀子如何不應承？是收了銀子，人情又如此，一路喜來，令人不禁淚眼。

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摺桌，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

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掣出舊文書，從新

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

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

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人情义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支
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証、

人情义如是

此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中歸麗院

詩曰

倚醉無端尋舊約

却因惆悵難勝

靜中樓閣探春雨

遠處簾櫳尘夜燈

抱柱立時風細細

遠廊行處思騰上

分明窗下聞裁剪

敲遍欄杆喚不應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

水陸

報恩乃孝字也孝哥出見首七固應是他的

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

子孫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賣光七人坐在一處

撒開雲裡

守爲官花子虛已死吳典恩作驛丞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七光

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真非推不知道，推不知道妙絕。真非二字更妙。洒土也。謄謄後人眼睛兒。謄語爲此二字他就到五閨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此二句猶是謠言，若怕閨王猶是好人也。你我如今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

祭祀，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水加

爲冰用冰先生作文蓋冰零也自與葵軒冷熱不同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緝來。筭到此方肯如此這個好不好？

眾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奏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支備辦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

時這廳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合

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祀抬到靈前擺下陳設。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三字當如此用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縣祝實念孫天化常時節白賣光謹以清酌庶饑之儀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是鳥性情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

是鳥

作爲囊篋頗厚氣槩軒昂

校滑之極罵

逢樂而舉遇陰

伏降校滑之極罵

錦福隊中居住齊腰庫裏收藏

發揮之極

罵盡執纊作者命意本言西門爲一鳥人而已未必有
此而予亦何敢借此罵人但覺其詞意雙閑偶寫出遂
爲一笑也若以予爲借諷有意則吾豈敢

有八角而不用撓掘蓬風蟻而堅

庠難當

伯爵輩所爲蛟蟲也

受恩小子常在胯下贖

幫也曾在臺

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擰頭活腦久戰

塲世之恃勇鬪狠死而無悔者視此文當何如

胡爲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

你便長着你脚子去了丢下小子輩如班

鳩跌脚倚靠

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墻

妙再不得

席而僂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落脚

四字是次獻寸觴是鳥幫閑是鳥靈真不昧來格來臥尚

次獻寸觴

是鳥

靈真不昧來格來臥尚

四字是鳥幫閑今特應

茲白潤是鳥方了易身

段公案集

視元惡大奸直日一鳥而已其

何加無故此玉逃覲天下無能

人

鳥

衆人祭畢陳設齊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
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慶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
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果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
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曾待李
家桂卿桂姐悄ๆ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見死了你我
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擣沒個不散的筵
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
優常言道湯丹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
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
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
在靈前擺下祭祿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

陪侍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

用了

月娘險而狠

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

兒不知就理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

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

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曾

大嬸、大嬸、賊狗癩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

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紙一頓罵的來安

兒摸門不着來到電筒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

安兒把嘴答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稍出四馬兒

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

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大舅領着咱管多的

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七三姐七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絕不言語了良久又是良久可想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卽告辭起身去了爲拐財安根見雖是道國有心亦是月娘待人不忠厚之報月娘真刺毒人哉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用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隨手收拾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宿你每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

姪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縣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會中三人帶子縣爲四人、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予言繼殺狗記而作此處可見蓋特為熟結文字一、

結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絕妙行、于是赶人散一亂衆堂

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卻說大娘邊咱就往你屋裏去罷。敬濟聽了，得不的一聲先笑。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婦人解開褲子也。仰臥在炕上。雙足飛呴。叫陳敬濟。好要。婦人叫他。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真興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軀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憇蝶採。嬌媚擣弄。百十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不住叫親七。一個攘抱呼達七。得多少柳色乍。

翻新樣綵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嚥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敬濟二人事自此辨出筆叙之此爲始也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窓眼裡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奸管庫房的這有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吩咐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叫春梅擎鑰匙與敬濟敬濟先叫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窓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蘸甜睡顎心溢肺肝有

恨杜鵑声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
窩愁粉黛瘦。眼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鉏睡顏酡。玉腮紅。
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誦。以上
玉之詞屢屢矣此又寡一哩
舌作者之才真子冷百剗

良久。入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銘吳惠禪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兒後來是與桂姐不同道者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便與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每好人兒。

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

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

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

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

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

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此西門會
祭送殯祭日門外上

之遺也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去了

躉吳惠兩個小僂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不必細說

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蓮影抬出去

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久矣楚萬加

了如意兒并迎春改在後邊一處又送

見房內便喚。又遂將李嬌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正是書棟睡。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痴心客。寫月娘真二十一分奸二十
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然則外語也目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

轉東西與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

隔過月娘一人眼底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月娘可殺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

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

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也有二字可嘆終不似李嬌兒那

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益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土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一路寫來諸事與瓶兒一點不差而彼熟此冷真可痛哭山頭祭奠可憐通不上幾家逼真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娘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同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西門一生吳道寔終始之蓋言其一生無道二字蓋也陰陽洒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也靈守孝一日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單節綏各都告辭

回衙門去了去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了來吳大

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

鄉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

守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

甚麼教你一場嚷亂擰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是他如

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要你做二房娘子

當家理紀你那裡便看出身你在這裡守到老死也不怎

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

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

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一對仇人偏是他的二人妙擦在腰痛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

已恨金蓮矣

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到鋪子裡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

來。

已恨金

蓮矣

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

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

嚷，拍着西門慶璽床子，啼哭哭叫叫嚎。到半夜三更

在房中要行上吊。

買花者看樣

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

大舅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可打發他歸院。虔婆生

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裏

伏低頭雖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
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大舅如此相講了半日叫月娘把

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
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
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媚一句唬了揚子
就不敢開言变做笑吟吟臉見月娘同揚子拜辭了月娘

揮對手也

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

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
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
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治時倫
食抹嘴就是死後纏閑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

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證

曉笑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解勸

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

到想海東金蓮此話
陽極語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

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

睿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
 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了
 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
 邀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
月娘
 可笑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說
 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瀟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
 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瘦火之疾蔡御
 史道可傷可傷卽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裁
 襪四尾白絲四疋臺錢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傷心事寫
來不舉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送
 遇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

人一覩傷分付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
心之甚許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
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
即時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
那歡喜又是那慘戚千古傷心在此二句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
來到昔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晚今日他倚着壁
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曉
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處一

第二回 八歲教伯爵滿首選了三百兩銀子，要到史

做了二房娘子，祝寶念孫寡舅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這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在話下。結了桂見乾父，魏娘總成虛句。伯爵等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千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下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家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辨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

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

的還喬果然正說是不堪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

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

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

人不嫁張二官道累錦打聽着待有嫁人的事日你怎

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

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事就來報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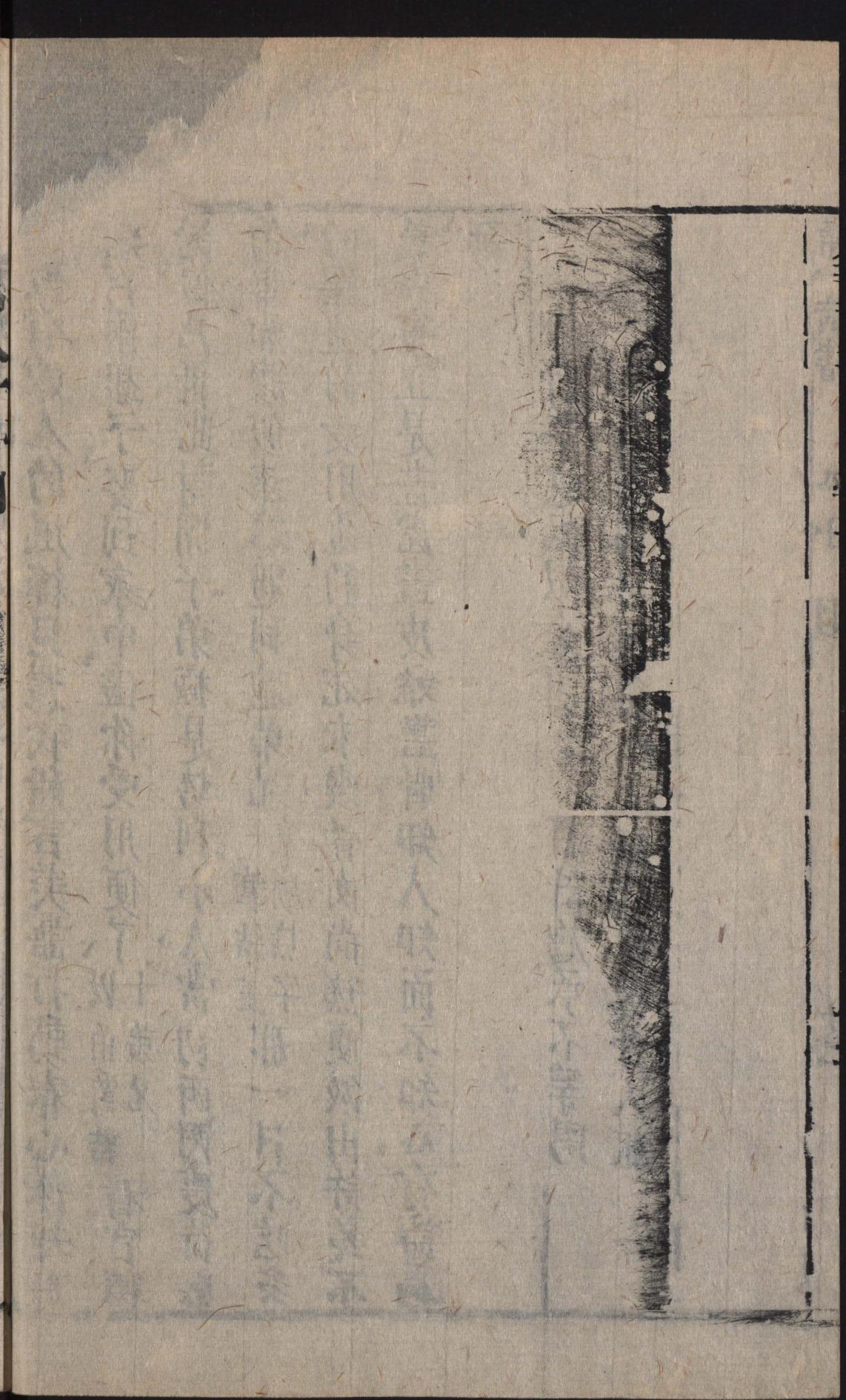
难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

太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根物各有主也

擇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

假有嫁人的風縫見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
白雨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以伯爵結十弟兄看官聽
說但凡世此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
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一筆結王皇廟熱字那一日不吃多
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
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
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首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仲人張



第十一回

韓道國賂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詩曰

燕入非勞舍

鷗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于揚州，孤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一場春夢幻出，巫雲此養在家裏，要送與西門慶。以西門雨雲不盡之孽也。

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個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雙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是此等八游者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王枝兒鴉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鴉子王一媽做生日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尚不見回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峯來了寫數人如雨以視下道國不甚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所不知在那里味酒味到這唱起來口裏噴出來的酒氣字

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
帳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的說你
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掘着掙你在這里合蓬着去宅
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纏交你領本錢出來
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
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着此一段者所以結住
不好再往揚州拐騙楚雲也苗青使道國拐財而去
筆墨周旋之至豈聞文哉對玉枝見鴉子只顧說鴉子
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
胡秀大要小喝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
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臊躁心中大怒走出來踢
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僱你一日怕

尋不出人來、卽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裏
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騙我、我沒壞了營帳事、你倒養老
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
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
叔、你老人家沐旨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箇、被來
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睡、笑
所以一去不復來、後雖敗露終歸臨清、不和來保席上、饒
往揚州也、則又爲愛姐下線、豈聞文哉、和來保席上、饒
壽安錯遞酒、鬨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見三

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

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

既不一便且給他

道國被苗青故好做反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
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計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
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隨手便結所爲夢也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
再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
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
頭作別錢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
關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跕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嚴者言也從
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
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不
來保必同聞矣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言

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糧。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鑊，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鈔閏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事，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鈔閏錢老爹少納稅。

鑑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駄梁往清河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墳的張安，推着軍輜酒米食盒。是新墳景泉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舉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燄。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善惡分界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如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

關門、王漢搬行李馱累、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內、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鑑、知老爹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累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服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里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傍已銀子一百兩、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帶到也罷了輸心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韋首國道

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七零道

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

前番不得特如何

如今也已累

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半

他招詔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忙他這一千房

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

師爺齊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

發不出去怎了一千兩見物尚舍不老婆道你看沒才豐

得此一舉人情如此老婆道你看沒才豐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直透一百回此處連鳥忍兄弟

真令人哭殺兄弟矣留無

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

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日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入個單薄

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西門官人固當以就尋去

老爺處殊人矣

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

天埋了

惡人何嘗不解此然此句乃跌入月娘待人之失也

老婆道自古有天

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事

如生當亦無辭

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拂桌三套

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

第二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

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

此處却入月娘失見西門

恩使月娘能柔順以接物或尚可挽回即此一事已

娘無礼無才一味隨意騎人西門死不數日而千金之

由于一氣月娘不肖爲何如此所以道國妨害必入月娘而售色拐財又爲西門因果月娘罪也

曉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

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父親
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有何不肯說哥
嫂只願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
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催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
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自古青處來想是書
明前帳而去正是
可嘆可嘆

正是

撞碎玉簾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願單表吳月娘次日帶着
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
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說告訴月娘昨日撞見謹
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

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
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
着不聞人言矣則韓二出來說電姪女兒東京呼了哥
去了船不知在那裡以東京蘇之報應如此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
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是娘如死何以對西門
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達
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委
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
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
娘不放心使我來我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
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止定要賣這三千

子乾爭要起他心止是正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頭
門慶已死也安心得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
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敬濟不經事
只如此帶出請表子禱

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回
閑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
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綢
已開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
辭歸家去了去了兩人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鋪
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女
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
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

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來家又輕輕送下一千月娘一罵之失爲何如那月娘如作者之罪月娘眞無處不形其惡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去他一頓話道陪年供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龜公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罷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出妻獻子之心至此冰冷西門雖死此話只好在家對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丢這幾兩銀能更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

見都不服拏銀出去了

破濟不經事
又如此點出來
你便說她子

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得行情寧可賣了
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錢
搜滿进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託你
少不知事體我莫不吃勝見住外撒不如賣弔了是二
事那敬濟聽了使性兒不啻了不經事
又如此他也不等月娘
交付匹手奪過筭盤邀同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絲綢
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
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喜
不收一路叙其強橫直令人爲千古有國有家者孤
兒寡婦放声一哭高天茫茫何處消此恨事
說破

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了酒，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
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冷。此處方知蕙蓮承寵必用惠祥怒詈之妙一日東京翟孟山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遙映與致賄聽見韓道國說他家山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凭銀子來，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舉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曹阿瞞不是過也。作者特爲千古有國有家，痛哭吾不知者。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有何患此恨事，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裏裏山去了。

此恨事

恰似賣富一般

但擺酒請人

就叫裏裏山去了

不傳出去的、何況韓毅計女兒又在府中替
箇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
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
奉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下
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賣
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着哥兒不出
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所爲妻見趙迎春
自尋頭奔者非乎
以此就差來保僕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
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東京二
鴻是十成寫其惡以與來旺解嘲又有日到東京會見之
爲孤兒寡婦刻骨動頭寫冷字也

趙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

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處事
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見一個金鎖
絛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宣

定元寶來何不分出一分賄儀來可嘆這來保還藏了一笑到家只

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

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慶計兩口

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婢

婢坐五行三翟晉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

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擗口兒吃用這

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

前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

日例一口一聲叫戎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人家裏

還在他手里討針線哩

酒罷固有如此說

他不盡婦淚已盈把矣

打發他酒飯吃了與他銀子又不

受拏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裏

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

留

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

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

邊門首就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箇祀會茶他老婆真

祥要便對月娘說假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

面衣眼珠子籠兒揷金戴銀從新二字大是着筆往玉六兒娘家王

母猪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

依舊換了穆淡衣裳纏往西門慶家中來只曉得月娘

人不知來保這廝、當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朝話調、
番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動的心邪上了、
見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想婦子在董、
王母猪作親家、揮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
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
怒晝文
字之妙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衆兄你每只好、
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額瞻將家中、
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自是苗青一流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六、
箱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口、
松下吃茶苗青當亦可以無恨來保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詬冤枉
子的錢丁架籠一篇是非、王是同股的小家子。

不知自古婦人調丟了那

提明惠神合
憲置一州之使

聖後更罵賤嘴舌根的淫婦

前口子轉的錢大了

外行三蛇五扳親老道出門聞

婦那里借的幾牛子首

箇衣裳比蕙蓮說借物何如就說是俺落

牛子銀子治的要濟

龜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

出去料莫天也不使

來鴉兒吃草此日因自氣勢人情如此我洗淨

著眼兇看你這些淫婦

奴才在西門家裡住坐着月娘

他罵大罵小尋繇頭兒

和人襄關上弔漢子又兩番三

無人處在跟前無亂心

裡也氣得沒入脚處只得交

口子撕離了家門這來

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

舖來發賣各色綢緞不

夥計爲誰夥計娘子又何如來往耶日遂會親友

人何爲不竟至房舍去也

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歎主、

晚衰鬼弄人

十一



